

癡郎幻影

卷上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二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癡郎幻影卷上

英國賴其鐘女士原著

閩縣林紓陳器同譯

第一章

伯爵卡索曰。左芝汝獨居於此耶。左芝曰。吾見爾來。故遣吾同伴武里落先行。有秘密之言奉白。伯爵曰。何祕密之云。左芝曰。然汝當知爾我之親異於外人。宜有密語之時。今夕爲我定婚之期。是生平樂境之權輿。斷無不吉之語。然有不能不言者。以爾行近巖險之地。吾安能無一言相警。語時和藹中微含嚴正之氣。此地即屬伯爵第中園林之上。本夕爲伯爵姑氏阿賴忒夫人。以伯爵及左芝定婚。因爲置酒。凡鄉間之名流紳富靡不與會。人人咸羨其

姻緣之美滿。伯爵雖少年。然已有大聲於時。軀幹旣偉。面作赭色。新歸自斐洲。一則奔其父之喪。一則與左芝訂婚約也。伯爵謂左芝曰。汝將何言。安知爲我所厭聞者。左芝曰。吾問爾。今夕何以延。梭威爾大尉。伯爵曰。咸爾母夫人令我延。致此人。左芝大慚而起。曰。此吾母所爲耶。因堅握其葱纖似有嬌嗔之狀。卽曰。浩薄忒。此何如事。亦聽老人之言。老人固無目。汝宜以正言諍之。奈何從其亂命。大尉之操行窮兇極惡。蓋曾見逐於軍中。匪惡不爲。行將引汝爲伴矣。吾且聞汝曾與其人有預約。確耶。伯爵曰。然。汝何由知之。左芝曰。當爾侍者稟白時。吾已聞之心滋快快。無已。浩薄忒。能否聽我勿踐是人之約。伯爵狀頗焦悚。然尙作利柔之言。曰。左芝。爾每有言。吾必率從。吾亦知是人之非佳。惟今夕當一行。後此則。

禁不往來可也。丈夫以信爲重。吾焉能自食其言。左芝作輕蔑語。曰此約亦當踐乎。伯爵曰。踐言確也。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然。惟三句鐘時須赴訂約之所。後此則絕迹矣。左芝執聚頭扇。時閒時鬪。問曰。訂約相見於何所。伯爵作和婉之聲。曰。吾願爾不聞。是言爲當。左芝曰。汝特有意不示我耳。何絮絮爲。伯爵曰。義不宜言。於是彼此無聲久之。見屋中諸友盡著跳舞之衣。且歌聲續續而發。而門楣上所結之玫瑰花圈爲熱氣所蒸。芬芳撲鼻。左芝以身倚伯爵。徐徐言曰。浩薄忒汝果愛我者。今夕決勿行與小人交。安所謂信義者。此人但與晤面所損已非淺鮮。况乃與遊。以吾思之不如毀約。伯爵作驚異狀。曰。吾至愛之左芝似此區區者。胡焦悚乃爾。左芝少郤言曰。吾恨之滋深。恨其能以甘言愚吾母。且吾昨夕得

噩夢似爾與大尉同有不測之事伯爵以目視其銀樣之衫裙言曰爾乃有噩夢耶左芝曰思之滋悸吾夢以車過市而貨車壅塞道路車不能前吾卽在車箱中外望塵肆似國中之繁夥均無如是街者忽見爾衣服襏縷如流氓似槁餓已久不得食者聳肩偃背狀似逃逸吾欲呼爾結舌不能吐詞則極力大呼爾名爾竟舍我奔越而去並見梭威爾大尉袖手而笑伯爵聞言軒然大笑曰夢固非佳然與大尉之預約初無關涉左芝曰不能無關醒時防爾必爲大尉所陷至此思之猶悸自今夕起當切聽吾言非與絕交不可伯爵卽抱左芝置諸心坎言曰以禮言之宜遵爾忠告交不行非樂親之也自此約後定與絕交且至時吾自提防爾勿故吾力萬不能至旣許其人不能不踐正爲此人非佳防其蓄憾須一

爲。我。省。省。今。當。同。入。廳。事。與。客。晤。面。不。宜。密。語。於。此。左。芝。不。得。已。
與。之。同。入。至。於。門。次。於。是。二。人。少。卻。見。一。婦。人。自。他。處。入。婦。人。年。
可。四。十。以。外。狀。貌。嚴。肅。衣。上。珠。寶。之。光。爛。然。此。卽。璧。世。武。侯。爵。夫。
人。左。芝。母。也。其。人。善。於。應。酬。爲。貴。族。之。冠。卽。曰。吾。不。應。唐。突。斷。爾。
二。人。密。語。且。問。爾。梭。威。爾。大。尉。在。此。乎。左。芝。曰。吾。尙。未。之。見。夫。人。
不。悅。且。慚。而。入。二。人。目。送。其。入。侯。夫。人。入。時。去。手。套。伯。爵。見。夫。人。
左。腕。繫。以。黑。布。其。上。加。金。鑽。之。釧。因。謂。左。芝。曰。夫。人。腕。上。尙。繫。此。
帶。何。故。也。左。芝。曰。吾。常。問。之。母。不。吾。告。屢。問。而。母。怒。後。此。不。聽。再。
問。伯。爵。曰。此。黑。帶。寢。時。或。除。去。之。左。芝。曰。寢。時。亦。不。之。去。繫。之。八。
年。矣。然。何。以。遽。去。手。套。想。食。後。如。是。耳。伯。爵。曰。以。雪。白。之。膚。加。以。
黑。帶。厥。狀。愈。足。射。目。想。諸。人。已。熟。視。之。故。恬。然。不。之。問。且。有。婦。人。

效。其所爲殊令人難測。且此帶飾爲美觀耶。或藉之掩其痕痛。左芝曰。掩其痕痛。其事或然。然留瘢痕不如其加黑帶之刺目。伯爵少停言曰。此事至奇。然每見此帶。恆似當時曾見之於他處者。且行且語。而伯爵目光尙注侯夫人之腕。因追思舊曾一見。何以都。不省記。時已至諸客座中。按序酬酢。亦知客座爭羨己之得意。乃偏覺心頭似有不滿之事。坐近十分鐘。左芝忽微拊其背。作急遽語。曰。汝試觀。句則以手指屋隅。伯爵隨其所指而視。見侯夫人方與大尉私語。伯爵笑謂左芝曰。汝今知彼人之來。母夫人實致無關我也。左芝怒極。曰。吾不知老親。何由必近是人。試觀座中人。一見大尉。卽反身而去。獨吾母與之談笑。若非是不歡。寧非自貶。於廣座之中。伯爵曰。左芝。幸勿苦惱。想母夫人或有難言之隱。又。

或大尉操行少異於衆口之所云。吾意將借是警告大尉。後來萬勿至此。左芝乾笑曰。似此等人。安能傾聽善言。然吾心甚虞。是夕不應踐此人之約。一往將自趨於禍。伯爵曰。汝特過信夢兆。匆匆一行。安得有禍。爾雖忠懇。吾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安能掬而告汝。左芝曰。但言其略不可耶。伯爵鞠躬曰。吾至抱歉。不敢奉白。此事尙係屬一人。義宜祕之。讀吾書者。當知此約。關一下流之女。胡能舉示其妻。唯其如是。所以不能遽告。蓋其地至爲澁濁。故不能宣諸口吻。

第二章

半旬鐘。伯爵遂及侯夫人坐談。因問曰。自吾歸來時。似曾見夫人於一處。此處似非命婦所宜臨蒞者。吾心不敢謂其疑誤。夫人曰。

此或爾之噩夢耳。吾何不幸竟入爾之夢中。伯爵搖首笑曰。萬非。噩夢。當時情景。吾歷歷在腦中也。一夕在法國偏僻之小逆旅。吾與吾友。囚描摹山水之故。偶經其地。無聊中二人爲葉子戲。正於此時。有婦人面。靄絕厚。闌然入門。卽夫人也。夫人曰。浩薄忒汝。今夕尚在夢中耳。伯爵曰。此無可辭謝。何爲抗而不承。卽曰。夫人所行之事。何爲遽忘。此事在八年以前。以夫人之情狀。甚奇特。所以不能不憶。當日夫人至時。非乘火車。乃乘馱而至。僞名曰。倭森。夫人。夫人聳肩而笑曰。此語絕奇。夫人雖強笑。然已露慚沮之色。伯爵曰。吾敢言其非夢真也。方吾翻葉子時。得夫人至。遂相延入局。夫人曰。吾尙饑疲。食旣更來。顧此小肆。初無可口之物。夫人食旣。遂翻葉子。夫人技高。吾二人乃大負。夫人曰。此言相距愈遠。以吾。

之。家。世。何。至。深。夜。冒。入。小。逆。旅。中。且。與。爾。鬪。葉。子。伯。爵。曰。吾。固。謂。
以。貴。伐。命。婦。乃。爲。憔。悴。可。憐。之。色。夜。投。小。店。中。不。惟。夫。人。聞。之。而。
駭。卽。我。亦。大。以。爲。詫。夫。人。曰。浩。薄。忒。不。許。更。言。此。事。吾。生。平。實。未。
至。是。間。或。爾。目。謔。誤。以。他。人。爲。我。耳。伯。爵。大。笑。曰。果。無。實。據。吾。亦。
決。以。爲。誤。此。時。夫。人。身。上。誤。落。一。戒。指。落。自。囊。中。或。盥。沐。時。所。落。
或。特。存。之。不。爲。人。見。則。不。敢。知。况。此。戒。指。價。值。極。昂。決。非。常。婦。人。
所。能。御。者。決。屬。貴。婦。無。疑。明。日。夫。人。行。後。肆。主。婦。以。此。見。屬。據。云。
當。爲。夫。人。解。衣。似。有。物。墮。落。覓。之。無。見。遲。明。洒。掃。竟。拾。得。於。床。底。
知。我。曾。識。夫。人。故。屬。以。奉。還。夫。人。笑。曰。是。乃。愈。奇。汝。曾。否。以。戒。指。
歸。之。倭。森。夫。人。伯。爵。曰。未。也。倭。森。爲。僞。託。且。巴。黎。及。倫。敦。大。張。廣。
告。竟。不。可。迹。覓。生。平。甚。思。其。人。雖。形。容。歷。記。之。今。夕。斗。見。夫。人。

心中感觸舊事。細聞緒論。遂決定爲倭森夫人無疑矣。語次。卽衣囊。出戒指寶光爛然。則金剛石也。卽曰。吾自得此物。長日隨身。冀覓得主人。敬謹奉還。庶不負人所託。且戒指中。尙刻三字母。曰。此三字與夫人尊名適合。吾果早知爲夫人者。早已奉還矣。夫人色動手顫。伯爵竊觀夫人。竊加此戒。指於指間。似躊躇思應。受與否已而計定。加戒指於手上。以柔媚之容。與伯爵微笑。吾敗矣。吾不能不承其爲逆。旅中人幸爾爲我未婚之婿。若屬人。吾決不承後此。乞爾勿宣之於衆。想爾信人必能嚴緘其口。爵細審其面。曰。此亦細故。何至命守祕密。夫人曰。可不必問。語外。曰。其。既含命令之意。復挾哀懇之容。且曰。不惟勿語他人。卽吾之女。夫人兒音。伯人。亦不令與聞其事。伯爵初不謂然。見其辭氣甚哀。卽曰。敬諾。夫人兒音。伯人。

所。命。吾。不。更。語。人。且。此。事。蓄。之。中。心。已。久。今。復。何。必。揭。示。於。衆。夫。
人。少。慰。伯。爵。尙。聞。作。微。語。曰。敬。謝。上。帝。

第三章

時爲二點一刻。貴客已興辭。伯爵遂乘此時。引其良友武里落。至其精室坐談。武里落見伯爵顏色少異。卽曰。爾何事乃有惶悸之容。伯爵不答。卽出片紙。中寫一女郎之真。示其友曰。汝觀此人何如。武里落視之。美人面也。武里落以讀畫之眼光視之。畫作橢圓之面。睛則紫藍。髮則金黃。口吻尤佳。却含惆悵之容。呼曰。卡索。此女良佳。果爲何人。伯爵曰。吾實不知其人。果知者詎待汝問。今尙欲訪而知之。武里落曰。無論爲誰。愛情自在。試問焉。置左芝。伯爵曰。在理固爾。然吾終謂左芝實不如他。吾又焉能遽舍此女。思此

相片已深入吾之腦際。萬不能滌而去之。今實語爾以作畫之緣起。此事起於三禮拜之前。余行於歧路間。女至半途。有汽車一輛。自後突至。非吾力前救之。此女立碎於車輪之下。幸雖不死。然腦力已亂。吾引入餵肆中。乞茗飲之。略作數言。女感我甚至。自言爲阿萊茵舍通。名外無他語。吾亦不敢再問。問之殊礙乎。禮防。但觀其服飾。固知其非貴家也。吾細觀其容。眉秀而眼波射人。不期生其憐愛之心。謂此佳人。乃不加以麗服。蓋所衣者。已數浣矣。然光潔可人。武里落無言。靜聽其語。伯爵曰。吾雖不敢絮問。而女亦無言。且不問吾姓氏。精神定後。一別泯然。不惟不見其人。卽消息亦渺。武里落曰。吾至愛之。卡索汝既定婚約。乃關情此。貧女於事。爲不祥。伯爵曰。想爾果見是人。或不至爲是。索漠无情之語。至於。

吾與左芝之約實吾姑母主之吾不知左芝之愛我能否如我之愛彼彼一生冷澀視人不恕惟吾私愛阿萊茵左芝決不之覺武里落曰此相片胡來伯爵曰吾背寫其容雖極美麗然以其人之真形較之則吾畫真不能肖其什一吾畫後長日相對寢食俱廢武里落曰汝已入迷途爲患非小以吾思之不如棄置爲佳伯爵曰吾亦知之顧累斥累近似有情絲牽引吾心今將赴索何其地爲博場吾於無意中聞大尉梭威爾言彼中有人能知此女居處其言特出無心至吾之愛戀阿萊茵大尉實不之覺因取表視之曰時至宜行復曰武里落汝萬勿隨我吾觀爾口微動似欲伴我同行此等地萬非吾輩所宜入吾但探得消息卽歸不濡滯也武里落曰卽識此女於爾何益此女或習藝於衣肆汝以五等之尊

乃偶蓬門之女。卽不爲左芝。汝亦寧能自貶。以吾之意。宜趣罷休。勿貽伊戚。且此等圓面而黃髮。拾之卽是何貴是人。語時伯爵亦知其違心之言。然頗感其意。卽大笑曰。吾友特未見其人。苟見萬不能出此謬論。汝謂其人不能益我。固也。然吾乃不能少助其人。乎。語後納相片於篋中。未納之先。竊與親吻。初不令其友見之。此時防爲人見。卽啟小門而出。數武以後。卽呼市上馬車。令至索何。

第四章

伯爵所至之處。紛囂濺濁。不可以狀。較己之邸第。乃判若霄壤。甫近博場之門。已凶臭不可嚮邇。旣入復卻顧爲阿萊茵之故。不能不前。心中但思助此女。雖不可耐之境地。亦思一入愈入。乃愈厭惡。最後至一稍敞之屋。中列長案。旁有聚賭之案。圍坐者可二十

餘人視之皆非人。然而興致甚高。手執帝后之牌。玩弄不已。其負者勝者。皆發現於容色。望之瞭然。屋中旣無通風之竅。竇烟酒之氣觸人。梭威爾見伯爵至。起而迎迓。卽爲介紹。見諸博徒所述姓名。伯爵初不著意。然衆述阿萊茵時。伯爵頗瞿然。此時述阿萊茵者衆皆環立。伯爵亦側耳聽之。語阿萊茵者爲顏面之人。言曰。此女初不悅我。近乃少瘳。今夕果能得勝。則必少市珠寶予之。此種貧女。但能贈以戒指及表練。卽喜動顏色。惟其奇窮。所以至此。且吾有所贈。於心滋甘。以此女誠足使人顛倒。此女橢圓之面。金色之髮。紫藍之睛。無論何人。與之相見。匪不欲擁之懷中。今吾初未能近。然思得此機緣。亦不遠矣。語後。伯爵至前。此顏面遂不敢再爲讛語。伯爵曰。爾何人。乃敢玷辱閨秀。此人以顏面之故。人稱之

曰紅牡丹一聞伯爵指示色乃愈頳卽曰爾亦何人乃敢干與吾事吾終當示爾以利害且爾何權乃能止我勿言我欲言何氏任吾肆口伯爵睜目視其人厥狀至厲言曰爾不知尊禮人家閨秀我自有權足匡汝於善想爾所言之阿萊茵此女果有父兄在此者汝或不至縱肆至是今吾卽代其父兄不聽爾肆口妄瀆其人伯爵聲雖和緩實寓剛果之概梭威爾曰伯爵勿怒衆亦爭至勸阻伯爵在盛氣中竟忘來意初念本欲詳問阿萊茵之家族居處乃一怒竟不能探取消息矣此時欲出然忽變計自問其心謂旣斥此儉之無禮若卽出此則彼將益肆其猖狂乃復入博場而紅牡丹方執壺自酌伯爵思以術探取阿萊茵之居處雖無益於己然亦使此淨潔之女免於無賴之凌踐而紅牡丹忽爾起立與伯